

【清】湯斌 著

湯子遺書

【上卷】

段自成 沈紅芳 等 編校



人民出版社

湯子遺書〔上卷〕

【清】湯斌 著

段自成 沈紅芳 李正輝
王會麗 李璐 閔荷
孫新梅 編校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林芝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子遗书:全2卷/(清)汤 斌 著;段自成 等 编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01-016494-6

I. ①汤… II. ①汤…②段… III. ①古典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清代
IV. ①I21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2347 号

湯子遺書

TANGZI YISHU

(清)汤 斌 著 段自成 沈红芳 等 编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50.75

字数:747 千字 印数:0,001-2,001 册

ISBN 978-7-01-016494-6 定价:198.00 元(上、下卷)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言

湯斌是河南睢州人，清初大儒，理學名臣，曾任潼關兵備道按察司副使、江西嶺北道布政司參政、江甯巡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工部尚書。湯斌生前其文未能整理付梓，死後由子孫、門人相繼整理刊行。

最早出現的湯斌文集是五卷本《潛菴先生遺稿》。此書有田蘭芳輯本（田本）和閻興邦評本（閻評本）。田本卷一序 22 篇、記 14 篇，卷二書 44 篇、辨 1 篇，卷三賦 4 篇、論 2 篇、傳 6 篇、墓誌 12 篇，卷四雜文 17 篇、語錄 23 條，附《志學會約》，卷五詩 76 首、詩餘 4 首，前有田蘭芳序。田本現有康熙年間刻本（殘本）。閻評本卷次與田本同。卷一記增 1 篇，是為《泰山廟碑記》；卷四雜文增 1 篇，是為《諭奏記事》。閻評本《潛菴先生遺稿》有康熙年間刻本。

以《湯子遺書》為名的湯斌文集，有蔡方炳、張堽編的八卷本（蔡本），王廷燦編的十卷本（王本），蘇廷魁編的十卷本，以及吳元炳編的四卷本。

蔡本《湯子遺書》卷首是蔡方炳的序，卷一語錄 245 條，附《志學會約》，卷二賦 4 篇、詩 78 首、詩餘 4 首，卷三奏疏 16 道、告諭 4 通，卷四書牘 45 篇，卷五序 23 篇、引 1 篇、題跋 4 篇，卷六碑記 14 首、記事 1 篇，卷七論 2 篇、辨 1 篇、議 1 篇、露布 1 篇、頌 2 首、贊 3 首、啓 1 篇，卷八傳 6 篇、墓誌銘 9 篇、墓表 1 篇、行實 1 篇、事狀 1 篇、祭文 3 篇。蔡本《湯子遺書》有康熙年間刻本。

王本《湯子遺書》的出現大約與蔡本同時。此書卷一語錄 99 條，附《志學會約》，卷二奏疏 19 篇，卷三序 25 篇，卷四記 13 篇，卷五書 44 篇，卷六賦 4 篇、頌 1 篇、論 2 篇、辨 1 篇，卷七傳 6 篇、墓誌 10 篇、行述 1 篇、事狀 1 篇，卷八雜文 14 篇，卷九告諭 27 篇，卷十詩 54 首。王廷燦編的《湯子遺書》有《四庫全書》本和康熙年間刻愛日堂藏版本。這兩個版本卷一至卷十的篇目相同，但卷首和附錄所收之文差異很大。《四庫全書》本卷首無序，附錄湯溥等

述的《行略》、汪琬撰的《墓誌銘》、王廷燦撰的《祭湯夫子祠文》和沈佳撰的《祭座主湯潛庵夫子文》。愛日堂藏版本卷首增錄了宋肇、毛奇齡和徐鉉的序，附錄增收了《潛庵先生年譜》、《輓詩序》、《輓詩》、田蘭芳和彭定求的序。

蘇廷魁輯《湯子遺書》雖然也是十卷本，但內容與王本差異較大。此書卷首有蘇廷魁、閻興邦和田蘭芳的序，《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國史湯斌傳》，湯溥等述的《行略》，汪琬撰的《墓誌銘》，方苞撰的《湯潛庵先生逸事》，馮景撰的《馮中丞雜記》，王廷燦撰的《年譜初本》，楊椿撰的《年譜定本》。卷一語錄 101 條，卷二奏疏 34 篇，卷三序 30 篇、記 19 篇，卷四書 56 篇，卷五賦 4 篇、頌 2 篇、論 4 篇、辨 2 篇、議 1 篇、擬詔 2 篇、露布 1 篇、策 1 篇、考 1 篇、啟 1 篇、引 1 篇、題跋 4 篇，卷六傳 7 篇、墓誌 10 篇、墓表 3 篇、行實 1 篇、事狀 1 篇、像贊 3 篇、祭文 3 篇，卷七陝西公牘 174 篇，卷八江西公牘 146 篇，卷九江南公牘 146 篇，卷十詩 76 首、詞 4 首。附錄前賢各原序、原跋及蘇源生《嵩談錄辨》、《困學錄辨》二則。

蘇廷魁，廣東高要人，道光進士，曾官河南布政使、東河總督。蘇本是蘇廷魁在王本的基礎上編輯而成的，同時又根據田本和現已佚失的家刻本補充了王本沒有的內容。蘇廷魁在《重刻〈湯子遺書〉例言》中說：“王本編次始以語錄，終於詩詞，總目共分十卷。而各卷分目，因有續增，改作十四卷，未免自成體例，與四庫所載卷數不符。茲將雜文中《學言》移附於卷一語錄後，卷二奏疏照家刻本增訂，以卷四之記併入卷三序文以下，卷五之書牘改作卷四，家書附於其末，以卷六之賦、頌、論、辨改作卷五，而以卷八雜文中之擬詔、露布、策、考、啟、引、題跋附入，以卷七、八之傳、墓表、行述、事狀及雜文中之像贊、祭文改並作卷六。因告諭數目獨多，故以在潼關者分列作卷七，在嶺北者分列作卷八，在江南者分列作卷九，而仍以詩詞列作卷十終焉。蓋王本之十卷，久已進呈，不敢復改也。至所補入之田本、家刻本各篇，以類相從，即令分載於各卷，不另編。”蘇廷魁又云：“前賢各原序、原跋，彙作卷終，附存於全書十卷之後。至祭文、輓詩、建坊記之類，擬照王本，附於簡末。”由此可見，蘇本基本囊括了王本、田本和家刻本所收之文。但蘇本在編輯時並沒有根據蔡本補充內容，而我們在蔡本中看到的一些篇目，在蘇本中找不到。蘇本原本於咸豐三年

(1853)毀於戰亂。同治九年(1870),直隸通州人劉廷相攝篆睢州,捐金重刻。河南大學圖書館收藏的蘇本《湯子遺書》,就是同治九年重刻《湯文正公全集》本。

湯斌文集還有趙汝明、趙汝弼編的《湯文正公(潛菴)全集》。此書卷首有趙承恩、閻興邦和田蘭芳的序,卷一至卷五實際就是閻評本《潛菴先生遺稿》的內容,卷末收錄有《困學錄》、《志學會約》、《志學會約補刊》、《潛菴先生疏稿》和胡介祉的跋。《湯文正公(潛菴)全集》有同治十年(1871)繡穀麗澤書屋刻本。此本後來被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收入,流傳較廣,本書參校的《湯文正公(潛菴)全集》就是《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清朝光緒年間吳元炳所輯四卷本《湯子遺書》,實際是蘇本的節略本。該書卷首有《行略》、汪琬撰的誌銘、方苞的《湯潛菴先生逸事》、馮景的《湯中丞雜記》、《初定年譜》和《年譜定本》。卷一為奏疏,囊括了蘇本卷二和續編中的所有奏疏。卷二、卷三和卷四分別為陝西公牘、嶺南公牘和江南公牘,其篇目與蘇本《湯子遺書》中的公牘相同。此書現有光緒五年(1879年)《三賢政書》本。

兩卷本《湯潛菴集》也是節略本,分為上卷和下卷。卷首有湯斌的傳,卷上收錄語錄23則、疏1篇、書30篇、序1篇、記4篇、贊1篇,卷下收錄傳4篇、告諭7篇、墓誌銘4篇、行實1篇、祭文2篇。《湯潛庵集》現有福州正誼書院藏版《正誼堂全書》本。

另外,湯斌的文集還有《潛菴先生疏稿》,此書收錄了湯斌的34篇奏疏,並附有郭增光明朝天啟年間的《撫梁疏稿》。我們這次參校的《潛菴先生疏稿》,是河南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抄本。

總之,湯斌文集的版本比較多,不同人編輯的湯斌文集不僅刊刻精粗不一,文字難免互異,而且卷次、篇目也不盡相同。相較而言,蘇廷魁輯《湯子遺書》是最好的。田本和閻評本因明人之習,有評點,且內容不全。蔡本、王本遺收之文比較多。《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的內容也不全。《三賢政書》本和《正誼堂全書》本都是節略本。《潛菴先生疏稿》的內容僅限於奏疏。同治九年重刻蘇廷魁輯《湯子遺書》,不僅收錄篇數多,而且各篇內容少有節略,倒訛

衍脫最少，視列本略精嚴。故本書的點校以同治九年重刻蘇廷魁輯《湯子遺書》為底本，並參考其他各種版本，博採眾長。另外，本書將他本所收而底本未收之文勒為《補遺》。

《湯子遺書》中的語錄、書信、記、序、雜文等，集中反映了湯斌的理學思想，是研究其哲學思想及清代理學發展史的重要資料。湯斌在清初的學術界和思想界非常活躍，他師從孫奇逢，與宋學、張伯行同鄉，與號稱“歸德三茂才”的劉榛、田蘭芳、鄭廉過從甚密，與當時思想界名人劉宗周、顧炎武、姚岳生、陸隴其、黃宗羲、耿介、劉心周、施愚山等人關係密切。書中關於他們的記載，是研究清代學術史和思想史的重要資料。湯斌任過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他的文集對於研究康熙年間的政治史也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湯斌在陝西、江西、江蘇做過官，對家鄉河南的情況也比較熟悉，其文集對這些地方的記述較多，因而對研究清代的地方史和社會史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馬懷雲 段自成

2016年3月

凡 例

一、本書以河南大學圖書館藏同治九年刻《湯文正公全集》本為底本進行校勘、標點和分段，文字採用繁體、橫排。

二、參校各本在《前言》中已有介紹，校勘記置於頁下。

三、它本記載與底本有異者，一律在校記中說明。底本脫、衍、倒、訛者，經補、刪、正、改後，在校勘記中注明根據。

四、書中各篇如本係刪節，一般保留底本原貌。節略之文，如無礙文意，則在校記中錄之。

五、顯系別字，如“已”、“己”、“巳”之類，徑改，不出校記；諱字徑改，也不出校記。

六、官員姓名空缺者，據上下文或《清代職官年表》補之，並用“〈 〉”標明，不出校記。

七、原書對於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的稱呼，不作改動。

八、標點符號一般只用逗號、句號、頓號、分號、冒號、引號、間隔號、括號和書名號，少用問號、嘆號，不使用專名號、省略號、破折號、着重號和連接號。

九、書中原注今置於相應正文後，用小一號字體。

十、卷首、卷十和補遺的目錄由點校者編排，其他卷的目錄係各卷的篇目彙編而成。

重刊《湯文正公全集》敘

睢州湯文正公，生鍾明季，長遇興朝，壯歲棄官，遺榮求志，晚以博學鴻詞徵直史館，出領使節，入傅青宮。二百年來，天下學士大夫，仰之若泰山北斗。我朝兩舉詞科，恢閎耆碩之彥以百數，其德望尊顯、中外交推爲醇儒者，惟公一人而已。

公之學，出於孫徵君夏峯，務堅苦自勵，不爲異同門戶之見。所爲文，奏議、條教，原本經術，稿可見諸施行；詩賦亦溫潤茂密，揚扞風雅，粹然一出於正。公之學行、職業不因文自見，或以出應詞科爲惜。余思立德、立言、立功，古稱三不朽，義無畸重。自宋賢倡道學，以經濟爲功利，文藝爲浮華，蓋疾承學之士不務本，希榮而無實，故痛切言之，非必謂文章、勲業爲吾道厲戒也。較而論之，詞科不足以病公，公之名足以重詞科。後生晚學不及見公，獲公單詞隻語，宜何如寶貴而愛慕之，況公所爲文多見道之言乎！

余自承宣陟巡河，來中州近十年矣。居公之邦，慕公之爲人，間取其遺書讀之。歲久漫漶，罕覩善本。前以《洛學編》模千本示諸生，未及其全。劉漢台大令權刺睢州，復於公裔孫家得公《明史藁》二十卷，家書、墓誌等文，都爲一編，慫恿付梓。中州理學名區，儒宗相望，入我朝必以文正公爲稱首。此邦人士景企前哲，讀公書必有繼公而興者。余老矣，猶冀旦暮遇之。刊既成，爰綴言於簡端，思古人，念來者，蓋不勝惓惓之意云。

同治庚午春，後學高要蘇廷魁謹敘

《潛菴湯大司空遺稿》序

襄陵潛菴湯先生，學術師洙泗，政事慕唐虞，發爲文章，應規中矩，心和而氣平，一代偉人也。余景行之有素。己未歲始，相見於朝端，得一謀面。而先生出入金閨，行有尺寸，歸卽閉門著書，修《明史》，日課數紙以爲常，凡飲食宴樂之會不與。以是獨受知於聖主，一歲三遷。晉閣學，贊襄密勿。人以爲景星慶雲，得覩之爲快。遂膺特簡，出撫江南。江南之人，如旱之有霖，暵之有蔭，赤子之有慈母，迄今俎豆之、謳思之不忘。未幾，以宗伯召入，掌詹事，遇益隆，操益勵，巖巖侃侃，不比不阿。旋晉大司空，卒於京邸。

閱明年，余奉命撫豫，駐省會，距先生之居不二百里，屢思登堂瞻眺其讀書樂道處，以職守未能已已。三月，因視河之便，始至錦襄。而先生之靈輒尚在，故廬蕭然四壁。余進而展拜，俯仰泣下。及回署，乃遣役束生芻致祭。適嗣君以《遺稿》五卷見投，整衣冠莊誦，先生之聲音、性情歷歷在於紙上，則見夫雍容端肅如大臣之垂紳正笏而立於朝也，則見夫莊恭靜穆如君子之齋居淵默而行於庭也，則見夫和平怡懌如賢人之詠歌風舞而悠然自得也，則見夫堅毅剛栗如大將之步伐止齊而刁斗無譁也。其凝以厚者如山之峙，其迅以疾者如水之流，其紆徐而含蓄者如太古之琴疏越而遠聞，其條暢而通達者如康莊之路交馳而直進。沉酣乎濂洛而不畸，咀味乎韓歐而不肆。美矣，備矣，文章之能事盡矣！然先生未嘗以文自耀也，欲使天下受其福而我甯居簡嘿之名，欲使後世宗其行而不矜著述之富。其文之傳者，蓋時至而物生，氣升而籟應，合天地之自然者而已。抑余有感焉，三代以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能以一身兼之者誰哉？顏曾不遇，絳灌無文，馬班、潘陸言卽傳焉，而德與功無足述者。至若先生，其德則珪璋也，其功則鐘鼎也，其言則麟之炳而鳳之翮也。

天生聖君，必生一代之臣以佐之。先生弱冠登朝，仕十年而隱，隱二十年

復被徵。主^①恩優渥，一德一心，人莫能間。雖天奪先生之速，然如先生之得君，不可謂不遇矣。因讀斯集而併及之，亦以慰先生於九原也。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季冬，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年家弟宣鎮間興邦拜撰

^① “主”，《湯文正公全集》本誤作“王”，據《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改。

《湯大司空遺藁》序

論君子者，貴求之於其大，尤貴求之於其深。大者，跡也，古今來功蓋天壤，言垂萬世，人人可指而稱、愛而傳，所謂放之彌六合者是也。若夫所以運此功之機，發此言之本，淵乎其不可測也，邈乎其莫之禦也，斯不謂之甚深甚深^①者乎？

在昔孔子之聖，僅見行道之端於攝政之三月；正叔、元晦，卒未獲大用於當世；顏淵、閔子騫終身修德，求所謂著書立說以惠來世，無有也。將以功之未成，因病其機爲未神；言之未立，遂疑其本猶未裕乎？千載而下，無不信孔子、程朱所以不有其功者，特有以抑之，爲斯世斯民之不幸，未嘗不爲之齎咨而涕洟。於顏、閔之無言，則知其培擁根本之詣遠而未暇及耳。然則得其培擁之裕而契其運用之神者，豈有他哉？亦惟於已試之功、偶形之言，紬繹之以抽其緒，推究之以窮其涯。深者既得，而大者未竟，不過時命不齊與？夫望道未見之心，豈其果有所弗逮也哉！

吾里大司空潛菴湯公，君子也。方入小學，卽以聖賢之學自力；自筮仕後，卽以行其所學自命。嘗小試於關陝嶺徼而效。解組歸田，年未^②四十，輒抱無悶之志，日取先儒諸書而熟覆之，更就正孫鍾元先生於夏峯。久之，表裏洞徹，同異貫通。然沖默自居，卒不敢自名一說。及爲魏蔚州所推轂，受知聖主，寤寐吾道之行，在史局則嚴是非，在講筵則恭啟沃，撫江蘇無念不以民生爲先，導青宮無事不以養正自效，亹亹焉必不願就三代以下之功名。人或迂之，忌之，以禍患怵之，不少沮也。及公卒，天下之人，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吾民

① “深”，《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作“大”。

② “未”，《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作“才”。

其康乎！”天下之士，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吾道其昌乎！”孰非以其必欲行決其能行，於其不敢易言信其能言乎？其不然者，則公之不克自主與了公所有待而不欲遽出耳。

公卒之三月，其子溥搜得常所迫不得已者，凡爲詩文若干卷，在史局有《明史藁》若干卷，在蘇州有奏疏若干卷，屬余是正而刊之。公之爲德爲民，垂世立教之蘊，亦可考見於是編矣。讐校既竟，各綴數語於篇末。蓋以知公之深，聊以質公於幽。而大者不得盡見於世之故，則又余之雪涕無從也。

同里田蘭芳拜撰

重刻《湯子遺書》例言

一、先生全集，經門人似齋王氏廷燦編輯，即今《四庫全書》所收《湯子遺書》十卷是也。先是，先生友人簣山田氏蘭芳嘗評輯《遺藁》五卷，閩梅公中丞興邦又加評梓行，先生裔孫又補刻疏稟、家書、年譜，均未進呈，茲并采入，以補未備。

一、卷首恭載《宸章》，謹案年月編次，紀崇儒之曠典也。次摹先生遺像，以申景仰。次《行略》、《墓誌銘》、《逸事記》、《年譜》，庶讀是書者，於先生道德、功業，開卷了然。至《年譜》內原載《宸章》，因改列於前，不重錄。

一、王本編次，始以語錄，終於詩詞，總目共分十卷。而各卷分目，因有續增，改作十四卷，未免自乖體例，與四庫所載卷數不符。茲將雜文中《學言》移附於卷一語錄後，卷二奏疏照家刻本增訂，以卷四之記併入卷三序文下，以卷五之書牘改作卷四，家書附於其末，以卷六之賦、頌、論、辨改作卷五，而以卷八雜文中之擬詔、露布、策、考、啟、引、題跋附入，以卷七、八之志傳、墓表、行述、事狀及雜文中之像贊、祭文改併作卷六。因告諭數目獨多，故以在潼關者分列作卷七，在嶺北者分列作卷八，在江南者分列作卷九，而仍以詩詞列作卷十終焉。蓋王本之十卷，久已進呈，不敢復改也。至所補入之田本、家刻本各篇，以類相從，即分載於各卷，不另編。

一、前賢各原序、原跋，彙作卷終，附存於全書十卷之後。至祭文、挽詩、建坊記之類，擬照王本，附于簡末，惟純疵迥殊，概從裁汰，識者諒之。

一、前明人文集每加評點，田本仍沿其習。先生著作，理明詞達。閱者見深見淺，各有會心，未可局於方隅之識。茲第照王本鐫刻本文而無評點，似較大方。

一、前賢詩文集之收入四庫者，類多頂格書。鐫遇應擡寫之字，不論三擡、

雙擡、單擡，概用另行平擡，茲特仿成式付梓。

一、田本及家刻本字多俗體，偏旁筆畫半皆舛訛。是刻再四校讎，悉心糾正，雖不能盡免豕魚之誤，視別本略精巖矣。

一、是書咸豐癸丑燬於兵燹，直隸通州劉漢臺大令廷相攝篆睢州，來諮於余。余為倡捐，屬令醵錢鳩工，重付剞劂。所有編輯、校勘，則浙江蕭山徐春耀大令光第專司其事，無間始終。又由江南甘泉李子衡觀察汝鈞、江南丹徒劉子恕觀察成忠覆核酌定，而浙江仁和陳雨蓀大令樹勛、四川涪州周子衡大令淦、湖南善化張蔭庭大令家槐、河南祥符王莘樵廣文儒行及先生舅孫春圃廣文樹茗，曾任分校，亦與有力焉。

廣東高要蘇廷魁識

目 錄

上 卷

前 言	1
凡 例	1
重刊《湯文正公全集》敘	1
《潛菴湯大司空遺稿》序	1
《湯大司空遺藁》序	1
重刻《湯子遺書》例言	1
重編《湯子遺書》總目	1
卷 首	1
宸 章	1
乾隆 年欽定國史《湯斌傳》	3
乾隆 年欽定國史《湯斌傳》	7
湯斌像贊	8
行 略	8
子溥、濬、沆、準述	8
誌 銘	20
墓誌銘	20
湯潛庵先生逸事	24
湯中丞雜記	26
年 譜	27

湯子遺書

年譜初本	27
年譜定本	39
跋	58
《湯子遺書》重刊跋	58
卷 一	60
語 錄	60
志學會約	76
學 言	80
卷 二	82
奏 疏	82
敬陳史法疏	82
題《明史》事疏	83
恭報到任疏	84
報睢沐秋災疏	85
恭謝南巡蠲赦疏	88
題請蠲緩疏	89
題請蠲恤疏	91
代陳輿情疏	93
謝頒日講《易義》疏	94
題懇大沛蠲恤疏	95
報邳州水災疏	98
續報揚屬異常水災疏	98
彙報淮徐秋災疏	100
再報淮屬水災疏	100
賑恤淮揚災黎疏	101
先動帑賑饑疏	103